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民族沙文主义？

（英国）革命实践

2017年5月6日

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正在猛然掀起一股浪潮，这显然是在针对近期出现的移民工人。这种情况在欧洲国家更为显著。英国在欧盟进行的公投“脱欧”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反移民论调是“英国脱欧分子”的政治宣传核心，同时这里头也存在着某种模棱两可的对“国家主权”的呼吁。左派人士中的一些人试图将运动推向反经济紧缩的方向，但并未成功。

在匈牙利，种族主义右翼政府已掌权执政，在法国，能目睹国民阵线成员，玛丽·勒庞的支持率在激增，在荷兰，也能见证反移民的自由党人，吉尔特·怀尔德斯的支持率在上升。统治阶级发现以陈旧的方式进行统治变得愈发困难。民族主义正在上升为一种政治趋势，而这势必会引起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分裂的对象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下层人群，特别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和统治的东欧，非洲，中东和南美的移民。例如，英国的媒体经常将这类移民工人当作替罪羊，从失业到住房短缺和暴力犯罪，他们“无所不包”。

在英国，包括某些“共产主义者”在内的一些左派正在兜售帝国主义国家关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呼吁，还有一些左翼人士加入了统治阶级的合唱团，指责移民工人“压低”了该国工人的工资。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压低工资的原因，很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左派人士使用的论调，例如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英国工人的工资被压低或工作机会受到移民工人威胁，实际上现在已经是极为不耻且令人难以置信的了，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类似的论调也曾被福特·达格纳姆（Ford Dagenham）用以反对妇女争取同工同酬。那时就已经有人认为，妇女获得与男子相同的报酬会威胁到男子的工资和工作保障。

工人阶级的形势变化

工人阶级不仅在国内范围出售劳动力，而且他们也被越来越多的跨国的全球性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所雇佣。在20世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工人在面对着同样的阶级敌人——集中在美国和西欧的帝国主义中心的垄断资本家们。在中国，印度和爱尔兰等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和压迫的国家中，不仅是工人阶级需要面对这个敌人，广大的贫

苦农民也同样要面对。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全球化体制，也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它的掘墓者：工人阶级和受压迫群众。但很明显，由于各国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象存在，全球的工人阶级获得的待遇不尽相同这一客观事实仍然没有消失。统治阶级利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来转移矛盾，使工人内斗。当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歧时，他们利用这些差异使工人自相残杀，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就让 1000 万人战死沙场。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当这些窃贼争权夺利时，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总是为这些窃贼的行为买单。

全球化的影响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正被资本主义所渗透，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受压迫的国家，农民因此流离失所，工人阶级和失业者的数量与日俱增。庞大的后备劳动力大军被残酷的就业竞争和贫困所逼迫，不得不前往其他国家，尤其是工作前景较好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导致帝国主义国家自身正成为被他们所统治和压迫的国家的人口宿主。资本主义媒体和政客常常试图把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病和失业归咎于这些人，而真实情况却是他们国家的发展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和摧毁！帝国主义的城市地区，特别是大都市的中心区，越来越成为它们通过合法和非法移民所统治的国家的代表。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会比所谓的“本地”工人的更低。对于大量的移民工人而言，这显然意味着贫穷、超时工作与恶劣的工作条件。正如英国的情况那样，这些人是工人阶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捍卫他们不受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攻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媒体对这些人的污名化。

资产阶级本身也愈发变得全球化起来。世界上许多富人在一个或以上的国家拥有房产。现如今的伦敦房地产巨头们，有诸如俄罗斯寡头，阿拉伯王子，德州石油大亨这样的人，当然也有英国房地产大亨。这会抬高城市中任何国籍的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的房租和房产价格。而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全球现象。当然，这种斗争在各国之间会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历史和地理所决定的差异以及经济上的纽带所造成的，这种纽带将同一地域和语言的某些群体系在一起。这些国家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民族的统一，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帝国主义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民族主义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意识形态。这促使了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其他的国家和他国人民，这是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寄生体系的本质。它提倡利己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实现其目标。

在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在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加剧的时候，工人阶级不应鼓吹诸如“民族独立”或要求享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权利等观点。当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相互交战时，工人阶级必须在这种冲突中保持中立，并促使所有交战国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所有交战国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应该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做，将世界大战转变为针对我们统治者的内战，不这样做会让外国工人失去信任，并心生怀疑。

民族主义的矛盾

在 20 世纪，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些共产主义者鼓吹民族主义，这对阶级斗争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呼吁民族主义必然导致其成为资产阶级的跟班，民族主义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共产党接受民族主义时，紧随其后的通常是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处于侵略性极强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意大利和德国的致命威胁之中，这时候与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统治下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外交关系是完全有意义的。与法西斯国家不同，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工会进行政治组织并捍卫自身。然而，共产党当时将其解释为捍卫“他们的”政府，“他们的”祖国。这种对民族主义的呼吁是由美国的厄尔·白劳德和第三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基·迪米特里夫 (Georgi Dimitriov) 提出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他正试图组织共产国际来支援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采取外交行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往往倾向于将共产党认定为碍国者并加以镇压。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种倾向可能会危及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纳粹德国不断高呼要摧毁布尔什维主义和苏联，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是反对纳粹的潜在盟友。

在经历过中国内战之后，毛主席一直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危险。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必须支持社会主义国家为提高其生存机会而采取的任何外交手法，但他们还同时也必须继续促进和努力领导各国的阶级斗争，并且不应该受到社会主义政府外交行为的损害。如果社会主义政府与资本主义政府有敌对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主义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敌视。实际上，二者之间是朋友。

不幸的是，大多数共产党，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开始谈论“国家独立”，经济保护主义和捍卫“议会民主”的共产党，并未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毫无疑问，公开的改良主义是最终结果，这也是对反帝国主义立场的放弃。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反修正主义组织在审视中国外交策略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使这些策略很明显地不再像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那样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像英国革命共产

主义同盟这样的共产主义团体，最终以脱离现在已经转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的“民族独立”的名义，支持第二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指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建设，这最终导致了北约防御体系的形成，就像卡尔·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一样。

英国的左翼民族主义

即使是现在的诸如“停止战争”之类的左翼运动，也不敢支持或庆祝阿富汗或伊拉克对英军的袭击，相反地，他们呼吁英国遣返部队，有时甚至称他们为“我们的”军队。在英美帝国主义带头入侵伊拉克时，左派和领导反战运动的人都喜欢把英国列为美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并将布莱尔看做乔治·布什的“走狗”，并声称拥有美国军事基地是对英国的一种占领。已故工党政治家托尼·本恩（Tony Benn）支持这一论调。这一论调再次提出了英国需要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观点，却忽略了英国是这些跨国帝国主义体系和战争的核心参与者之一的事实。这是试图利用反美主义情绪来加强对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当然，它也忽略了曾经所有被英国侵占的国家。英帝国主义虽然风光不再，但它在世界上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强寄生性力量。

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是走向地狱的危险之路，它终将导致改良主义并且捍卫英国的对外军事占领行为。大多数英国人仍然对英军表示同情，多数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占领行动的反对是由于对英军安全的担忧。这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直接产物，必须加以制止。实际上，英帝国主义在压迫英国工人阶级的同时，也在压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人民。因此，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反对和抵抗英国的任何胜利也都是英国工人的胜利。共产主义者必须在工人中进行一场反对忠诚于英国的思想斗争。

被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

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具有进步性的，这促使被压迫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走向独立，鼓励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并使人民引以为傲。在帝国主义时期，要使其成为现实，关键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领导层是否是真正革命的，取决于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地方反动派领导。进步的当地资本家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与被压迫国家的其他被压迫人民结盟。只有资本主义被推翻并赶出他们的国家，被压迫者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民族斗争常常服从于阶级斗争。当民族斗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时，真正的独立就会到来。关于被压迫国家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革命家江青解释道：

“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实现独立。但是，他们自身无法摆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带来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为点燃无产阶级革命之火的提供了燃料。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前提，也是点燃这些燃料的引子。脱离了民族独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共产党人能够而且必须要领导民族独立斗争，以便继续与帝国主义进行阶级斗争，但是，民族主义本身并非是无产阶级的目标，而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阶级斗争不继续下去，那么新统治者将总会求助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势力，以帮助他们维护自身权力，或是从世界上掠夺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前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成为了新统治阶级使人民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对抗的工具，这通常会引发资源争夺战，这类战争将会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他们希望从新获得的资源里分一杯羹，或是通过售卖军火赚得盆满钵满。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不仅使当地统治阶级受益，也使他们的资产阶级主人受益。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和越南人民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家，但在之后，越南领导人几乎立刻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而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在前印度支那领土上重建了更大的越南。而这意味着要夺走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经过多次袭击和边境突袭，越南完全入侵并占领了这些国家。反过来，这导致了柬埔寨解放军的民族主义反弹，柬埔寨解放军很快将自己出卖给了美帝国主义，也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民族主义已被证明是资产阶级的恶毒的意识形态，对其不加以批判而采用便始终意味着共产主义运动采取了资产阶级路线。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国家主权的敌人，因为它宣称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或所有其他民族更加优秀。齐奥塞斯库的民族主义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波兰，戈穆尔卡（20世纪40年代末因民族主义偏见而入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该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也证明了这一点。波兰和罗马尼亚最终都欠下了帝国主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巨额债务，同时让他们的工人以粮食配给的方式为之买单。

前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

现今的前殖民地国家皆非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大多数与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援助”，债务和军事支持上联系紧密。这些政权或其民族主义毫无进步性。为了脱离帝国主义和国家发展的斗争是进步的，只要它同其他这样的力量进行互助合作。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大肆宣扬本民族的优越性，同时也把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和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掠夺给合理化了。它是资产阶级为继续拥有和支配财富而进行的自私斗争的一种

手段，是资产阶级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一种方法。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过程中，民族主义绝不能成为最终结果。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未来

爱国主义不应与民族主义相混淆。爱国主义是一个人对社会，对当地文化和养育这个人的国家的热爱，它所包含的特质是无可厚非的。大多数人与他们的族群和原籍地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应该与其他人分享对它的积极看法。这是在多元文化城市中生活的有趣经历之一。在这里，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生活，彼此享受独特的美食和风俗。而民族主义试图在各种民族文化之间建立障碍，阻止不同民族相互了解，它依附在情绪之中，并以此声称一个民族更有价值或更优于另一个民族。他们还声称一个专属族群自然与某个特定的地理土地联系在一起，从而煽动种族主义。因此，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常常并存。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历史与物质环境现在正与统治阶级背道而驰，许多民族和文化之间相比几十年前愈发熟悉，并且相互联系也愈发频繁。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利用了人们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险性而产生的恐惧情绪。

共产党人绝不能否认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但也要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并将这些差异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最终，随着社会走向全面实现共产主义，各民族之间的合作必将使人为的民族边界的瓦解。随着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的继续，文化革命将会为每个民族带来无产阶级文化，斯大林将其描述为“具有无产阶级的内容，形式上是民族性的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正在走向的普遍文化”。英国共产主义者汤普森（George Thompson）描述了这种国际无产阶级文化：

“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内容上将会是国际性的，形式上将会是民族性的。它是国际性的，因此在内容上是同质的，因为它将表达所有民族的人民群众的共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它是民族性的，因此在形式上会不尽相同，因为这种观点的具体表现将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语言，习俗和传统的形式。”

斯大林曾预言，当社会主义最终遍布世界时，民族差异将逐渐合而为一：

“我一直坚持并继续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胜利时期，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各民族的语言将不可避免地必须合并为一种共同语言，当然这既不是伟大的俄语也不是德语，而是一种新的事物。”

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的斗争，要求我们要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外国工人及其正在进行的斗争建立牢固的统一战线。这是与统治阶级灌输给我们的恐惧情绪作斗争，也是为获得对世界的科学理解并了解经济不稳定的真正原因而进行的斗争。在英国，新成立了由低薪工人组成的独立工会，这些工人主要来自被压迫国家。目前的物质条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这般条件，使我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工人现在都聚集在同一城市、同一工作场所甚至同一家庭中直面资本。我们有必要谋求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而不是跟随民族主义、保护主义言论和民粹主义者的怀旧情绪。而且还要向英国工人揭露他们的敌人是英国政府和英国资本家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推翻英国政权，是英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真正的国际主义使命，因此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团结所有工人参加英国的斗争。

各国工人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万岁！